

遼居豪

鮑鼎署

歲在戊辰為予自海東返國之十年人事益乖衰遲增感浩然復有乘桴之志爰遣朋舊卜地遼東逮乎孟冬結茅粗畢遂携孥偕往戢影衡門遼東山海雄秀暮春三月草木華滋此土人士載酒看花殆無虛日而我生靡樂寤寐永歎山靜日長攤書自遣而已百餘日間遂得小文七十首自避地以來海內外知好多郵書存問並徵近著乃編為遼居稿一卷將以遺之俾讀此編者如見老學庵中燈火也已巳冬上虞羅振玉書

目如左

漢石經殘字集錄序

又補遺後序

又續編序

又三編序

又四編序

毛詩殘卷校記序

璽印姓氏徵補正序

鏡銘集錄序

和林金石錄序

徐氏古璽印譜序

丁戌橐序

遼居雜著序

矢彝考釋跋

漢石經集錄續編補遺跋

萬里遺文目錄續編跋

帝範校記跋

臣軌跋

宋槧文苑英華殘卷跋

柔然寫蓮華經跋

日本古寫大般若經跋

子平遺集跋

楚王鐘跋

伯晨鼎跋

矢敦跋

楊文幹造象銅碑跋

崔慎由銀錠跋

漢賈夫人墓記跋

周豆盧恩碑跋

隋太僕卿元公墓誌跋

孔神通墓誌跋

唐李誕墓誌跋

陳希望墓誌跋

倪若水墓誌跋

嗣曹王李皋墓誌跋

崔沔夫人王氏墓誌跋

竇公夫人墓誌跋

高君夫人墓誌跋

杜氏夫人墓誌跋

盧嶠夫人墓誌跋

馬攸墓誌跋

許行本墓誌跋

崔程墓誌跋

房基墓誌跋

盧夫人李氏墓誌跋

張肫墓誌跋

韋頊墓誌跋

源君夫人墓誌跋

蕭公夫人墓誌跋

豆盧君夫人墓誌跋

崔渙墓誌跋

崔恕墓誌跋

鄭淮墓誌跋

張氏女殤墓誌跋

王固已墓誌跋

孫備墓誌跋

李氏殤女墓石記跋

盧踐言墓誌跋

蔣夫人墓誌跋

李璋妻墓誌跋

李夫人王氏墓誌跋

韋瓊墓誌跋

李夫人崔氏墓誌跋

韋氏小女子墓誌跋

李良臣碑跋

劉栖楚墓誌跋

李虛中墓誌跋

後唐毛璋墓誌跋

安重遇墓誌跋

掌印給事中陳公傳

魯詩堂記

目錄

遼居橐

上虞 羅振玉

漢石經殘字集錄序

歲辛酉中州既出魏正始石經明年壬戌與吳興徐君鴻寶
四明馬君衡約偕至洛陽觀漢太學遺址已而予以事不果
乃語徐君正始石經與魏文典論並列石經既出典論或有
出土者此行幸留意徐君諾之既抵洛邳小石墨本詢為典
論否閱之則漢石經論語堯曰篇殘字也亟移書請更搜尋
遂得殘石十餘此漢石經傳世之始嗣乃歲有出土者率歸
徐馬兩君他人所得不及少半也歲戊辰閏中陳君承修謀
合諸家所藏會拓以傳之尋以事至江南乃屬其友大興孫
君壯成其事所謂漢魏石經集拓由馬君為之編次者也其

中漢石經得七十二石予居遼之次年山居多暇乃就七十石中本為一石而離析者併之僅存一字無可附麗者去之得石五十二益以巾笥所藏在集拓外者命兒子福葆福頤句勒以傳之予手定其目加以考證為集錄一卷書其端曰近世言石經者莫精於海甯王忠愍公之魏石經考其考魏石並及漢刻之經數經本行字石數顧於漢石經未及為專書遽完大節今予所考證有足證成公說者有公所未及見未及知及知之而未詳審者得五事焉公謂往昔言漢石經者有五經六經七經之殊而隋志為可信今傳世殘石有周易魯詩儀禮春秋經公羊傳論語合以宋人所見之尚書正與隋志所載一字石經合此足證成公說者一也公謂漢學官所立諸經皆今文石經亦爾今證以予所見儀禮士虞

禮明日以其班祔之班作胖正與鄭注所謂今文者合此足
證成公說者二也公以傳世宋拓尚書論語行約七十三四
字因假定每石為卅五行以計石數予今所見周易行七十
三字魯詩則小雅以前行七十二字大雅以後行七十字儀
禮則自七十字至七十六字不等而七十三字為多春秋經
行七十字間有六十八九及七十一二字者公羊傳僖公行七十三字間有七十四至七十六者成公則七十一字間有七十字者論語行七十一至七十八
字不等蓋因古今經本之不同行字往往參差至各石行字
亦不一律有同為一經石陽與石陰字數亦不同此公知而
未詳審者一也欲計諸經行字之數必先明書寫格式而諸
經格式亦復不一周易則每卦蟬聯不空格魯詩則每章注
章次末章接書章句均不空格惟章句末一字及下篇首一

字之間空一格春秋經每易一年空一格而加點於空格中
公羊傳則於每年首空一格至每月紀事則於前後兩事間
作點以離析之而不空格論語則每章空格於空格中加點
此公知而未詳審者二也趙氏金石錄言漢石經篇第與今
本時有異而未明指何經今予所藏魯詩殘字假樂在瞻印
之後韓奕在公劉之前此則公所不及見不及知者也公既
不及考漢石經予乃為是編彌公之憾至新出諸石得寓目
於是編成後者將為之補遺其不得寓目者他人或考證而
流傳之固不必出予手也已巳七月既望

漢石經殘字集錄補遺後序

己巳長夏予既寫定熹平石經殘字成集錄一卷削橐甫竟
毘陵陶君祖光寄予新得之周易殘字墨本二紙春秋經三

紙論語及校記各一紙復從海甯趙君萬里許得北海圖書館所藏序記二紙亟增入集錄中已而陶君復寄魯詩墨本二紙校記一紙禮經二紙公羊傳二紙則集錄已付手民遂別寫為補遺通計先後所著錄為殘石九十得經文及校記八百卅有九言序記三百有五言總得千一百四十有四言復書其後曰漢石經出於天水之世洪氏所錄凡二千一百十有一言予今所見舍序記外諸經文尚未逮洪氏之半而考證所得差不劣於洪氏於詩得知魯毛篇次之殊且知章次亦先後或異於禮之鄉飲酒知古今文次第亦有不同於公羊傳行字數目之參差及僖公傳一行之中字數乃與今本差至六七十知此傳古今本之異同尤甚於他經至於文字之異於詩知毛詩之虺虺其雷魯詩雷作霆與韓詩同毛

詩之不弔不祥魯詩不弔作不淑毛詩之憂心惇惇魯詩惇
作忸於春秋知築臺于薛薛為蘖之壞字國名之莒當从竹
作莒公孫段石經作公孫萬鄭伯堅石經作鄭伯組咸唐以
後經生所未知他若詩之死生契闊契作挈宜君宜王作且
君且王蠹賊蠹疾蠹作蟬春秋之晉弑其君州蒲蒲作滿論
語之且在邦域之中邦作封雖均已見於經典釋文而詩之
濟盈不濡軌軌字乃从九之軌非从凡之軌則可訂陸氏之
失禮之鄉飲酒遵者降席遵作僎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班
作胖並與鄭注所載今文合而鄉飲酒禮坐奠爵於匪石經
無爵字足補鄭注今本之奪文以上所舉均有裨經本予之
為此書也太半采之都門之集拓他半則得陶君之贈為多
方陶君贈予墨本尚未知予有集錄之作附書言漢石經考

證之事微公莫任願有以厭海內之望此言予何敢承而陶
君傳古之熱忱則溢於楮墨此編之成幸有以謝陶君矣雖
然傳古之事流傳尤亟於考訂嘗謂古物之出漸滅隨之聞
去歲洛陽所出殘石不下二百陶君所贈及予所見墨本才
一斑耳大要歸吳興徐氏四明馬氏潢川吳氏此數君者其
傳古之志必不後於人必能如往歲之集拓以楮墨延貞石
之壽年此不僅予之所望海內人士亦跂足拭目以俟之矣
仲秋廿八日

此編之成兩閱月中橐凡三易蓋考證之事稍疏即致誤嘗
見魯詩每章末皆旁注章次而洪氏著錄魯詩百七十三言
章末均不載旁注章次殆洪氏以為無關經文而舍之其實
必不可舍也予此書於集錄外並附句本蓋恐予之考證或

疏失後人得據句本正之是區區之微意也

漢石經殘字集錄續編序

予今年夏既撰漢石經殘字集錄一卷秋八月又成補遺一卷乃迄書春明求去歲新出諸石之分藏各家者不可得也聞洛估有墨本百餘紙海甯趙君萬里得之復郵書假觀不逾月趙君慨然以藏本付郵使予乃得徧讀之惜璊墨粗劣字迹往往不可辨爰以三日夕之力將其拓本較明晰者寫定得五十六石為文四百廿有六以前所見無尚書今得經文及校記各一石隋志所載七經至是乃備而諸經中以魯詩存字為多其可考魯毛異文者若邶風之深則屬魯詩屬作字雖半損然知不作屬小雅之趨焉如擣擣魯詩作疋假寐永歎假魯詩作監視祭于枋枋魯詩作閤是烝是享享

魯詩作初字雖半損知不作享匪陽不晞晞魯詩作晞載號
載呶呶魯詩作說樂只君子只魯詩作旨雨雪瀼瀼瀼魯詩
作庶不尚悵焉尚魯詩作堂字雖損半知不作尚周頌之載
筐及筥魯詩作箴至魯毛篇次之異則小雅之湛露上接
瞻洛彤弓下接賓筵莞柳之後雖不知何篇而非都人士大
雅韓奕與公劉相比次與前編殘石正同若他經異文則論
語微子篇之身中清作身中情以前未見論語校記今乃得
殘石四字合計前後兩編總得石百四十有六經文及校記
為文千二百五十有七序記三百十有三言與宋世所出較
之除周易五十字春秋經二百五十字為宋人所未見他若書十一
字宋人則五百四十七字魯詩二百五十字宋人則百七十
三字禮經百七十八字宋人則四十五字公羊傳百八十七

字宋人則三百七十五字論語七十一字宋人則九百七十一字雖諸經存字與天水之世多寡互異而計其都數尚不及宋世三之二趙君書言北海圖書館藏新出漢魏石經墨本允為假致安知異日所見不逾於宋人乎前編之成陶君為致墨本此編之成則趙君力也並記卷端以志嘉惠九月廿四日

漢石經殘字集錄三編序

予撰漢石經殘字續編聞洛陽出周易數百言求墨本不可得乃以手橐付印工甫竟而閩江陳君淮生承修自滬瀆寄影本至予乃據以著錄並益以魯詩六石春秋經一石公羊傳四石總得十有三石為文五百廿五成三編一卷其考證所得於易困卦之上六于剝削考之陸氏音義知今本九五

之剗削石經亦必作剗削於魯詩知靈臺在旱麓之次此均
關經本之大者然使陳君不為致影本予亦不得而知也今
世出土古金石刻不少顧安得人人熱心傳古如陳君者書
之以為當世勸己巳仲冬四日

漢石經殘字集錄四編序

己巳仲冬予既成漢石經殘字集錄三編甫逾月海甯趙君
萬里復寄洛中續出殘石墨本至爰以一日夕之力寫定為
集錄四編爰序其端曰今茲殘石中可寫定者七十有九併
其一石離為二三者得石七十有六得字四百六十有八文
雖畧減於三編而七經具備且儀禮校記為以前所未見至
諸經中古今本文字異同若尚書康誥一二邦作一二國知
石經實有避諱之例魯詩草蟲亦既遺止與爾雅疏引同采